

亂

譯華東傳 著士女爾西宓國美



GONE
WITH THE
WIND
BY
M. MITCHELL

行發局書合聯門龍

美國艾西爾女士著
傅東華譯

亂

下冊

上海國華編譯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八版

亂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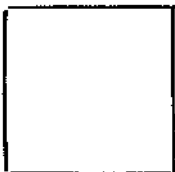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全圓

圓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傅東華

發行人 嚴幼芝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總經理處 龍門聯合書局

分售處 龍門聯合書局各地分局

上海茂名北路三百五十五號

龍門聯合書局
電話三〇二七七

上海河南路二一〇號

龍門聯合書局
電話一七六七四

龍門聯合書局各地分局

近裝得像是聽信的。至於思嘉，她就除了自己的主張之外，不論誰的話都不聽了，而且她無論進行什麼事情，都完全用的是男性的勢派，因此就招得全城的人都在議論她了。

「而且」扶瀾苦惱地想道：「大概人家也都在議論我呢，我不該容她這麼不守女人本分的。」此外還有那個姓白的傢伙，也是使得扶瀾心裏一連感着不安的。他常常要到白蝶家裏來拜訪，便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扶瀾雖則曾經在戰爭以前跟他在一起做過生意，卻是一向都不歡喜這個人。當初他把瑞德帶到了十二根橡樹，介紹給他的朋友們，至今還常常覺得懊悔。他之所以瞧不起瑞德，一來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做那樣的投機生意，覺得未免太冷血，二來是因為他不曾加入過軍隊。至於瑞德曾在聯盟軍裏服務過八個月的事，那是只有思嘉一個人知道的，因為他曾經懇求馮思嘉叫她千萬不要把這「恥辱」去向任何人洩露。但是扶瀾最輕視瑞德的地方，還在他吞沒聯盟政府的金子那樁事，因為當時替聯盟政府經手款項的人不止他一個，都有機會可以吞沒的，但是別人都比他老實，把論于論子的金子還給聯盟政府了，唯有他一個人滴水不漏的全盤吞沒。然而不管扶瀾歡喜不歡喜，瑞德還是常常要到白蝶家裏來。

外表上，他總算是來看白蝶小姐的，白蝶小姐頭腦本簡單，也就相信他是真的來看自己了。但是扶瀾明知白蝶決不能吸引瑞德來得這般勤，因此心裏總覺不舒服。小衛德對於任何人都很怕生，卻偏偏歡喜瑞德，甚至於叫他「瑞德伯伯」，這就使得扶瀾大大煩惱了。扶瀾又記得戰爭期間，瑞德也會追求過思嘉，因而引起人家紛紛的議論。現在瑞德足跡來得這麼勤，也許外邊的議論更加難聽了。至於他的朋友們當中，雖則對於思嘉經營木廠一樁事，常常有人在他面前公然的批評，卻不曾有一個人敢對他提起這種事。但是扶瀾自己已經觉察到，近來人家請他兩夫妻去宴會跳舞的事漸漸少了，到他們家裏來拜訪的人也漸漸少了。思嘉對於她的鄰人們，大都覺得不投機，又因一天到晚忙著

木廠裏的事，就是那幾家比較投機的，她也沒有功夫常常去拜訪，所以近來來客漸漸稀少的情形，她是不以為意的。但是扶瀾已經深刻地感覺到了。

扶瀾一生的行爲，向來都受着一個問題的支配：「鄰人們要怎麼說呢？」但是現在他的妻子常常做出這種越禮的行爲，他就無法可以自衛了。他只覺得人人都在不贊成思嘉，也都因自己不能管束妻子而看輕自己。在他看起來，他覺得思嘉現在做的許多事，都是他做丈夫的所不能容許的，但是他如果要去勸阻勸阻她，或是去跟她辯論，或甚至批評她幾句，那就立刻突從他的頭頂潑來一陣暴風雨。

「唉！唉！」他覺得無可奈何地想道。「我看她這人是馬上就要發瘋的，而且瘋了之後就一時不能好了。」

雖在情形最順當的時候，她也立刻就會變樣的。有時她本來非常高興，非常頑皮，但是一剎那之間，就變成完全兩樣的一個人了。這種突然變化的原因用不着別的，只消他輕輕的對她說一句：「哦，寶貝兒，要是我做你的話，我就不肯——」於是暴風狂雨立刻起來了。

一經她的那雙濃黑眉毛在她的鼻梁上面鬪成了一個尖角，扶瀾就會得顯而易見的渾身發起抖來。原來思嘉具有一個韃靼人的氣性，和一頭野貓兒的凶威，而當她發性逞威的時候，她就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不管別人家受不受得了的。同時滿屋之中立刻就會罩上一陣陰暗的雲霧，如果扶瀾還沒有到店裏去，他就提早的去了；如果他在店裏知道這情形，他就遲遲的不敢回來了。白蝶是膽子極小的，她一看見思嘉發脾氣，就要像一隻兔兒似的躲到房裏去，不敢出來。小衛德跟彼得伯伯照例往車房裏躲。阿媽則躲到廚房裏去低聲做禱告，只有嬖嬖一個人經當得住這種暴風雨，然而嬖嬖是在郝嘉樂手底下經過多年的訓練，總能有這涵養功夫的呢。

其實思嘉也並不存心要發這樣的脾氣，而且很想給扶瀾做一個好妻子的，因為她未嘗不歡喜扶瀾，又很感激他的保全了陶樂。但是她往往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於還是暴發了，並且種種不同的忍耐方法她都已嘗試過了。

如果一個男人家可以容她輕侮凌辱的，她就無論如何不能尊重他了。如果一個男人在她面前或是別人面前顯示了畏怯遲疑的態度，她就無論如何忍耐不了了。但是現在她的金錢問題已經有一部分得了解決，因而她對於這一類事情已經比較可以放鬆了，甚至有些覺得快樂了。只是她從許多事情上看起來，覺得扶瀾自己既然不善做生意，而又不容許她好好做生意，這一點是使她不能釋然的。

扶瀾店裏那些未清的賬，他始終都不肯去收，必定要等思嘉催了又催，纔肯向人家去問一問，而且也是馬馬虎虎的。這一種情形，思嘉也早已在意料之中。現在有了這些時的經驗，她對於甘家的經濟狀況就更加明白，除非她自己去努力多弄幾個錢起來，以後他們的生活總都不過勉強能支吾罷了。因為她已知道扶瀾並沒有多大的野心，只要能把那骯髒的小店維持過後半生世，他就可以心滿意足的。但在思嘉看起來，現在的世界變幻莫測，唯有金錢纔是安全的保障，所以覺得扶瀾這點點資源，基礎實在不穩固得很。

她又想扶瀾若在戰前太平的日子，也許能做一個成功的生意人，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什麼都改了樣了，因而他也不得不落伍了，又加他的性情非常之頑固，死抓住舊時代的做品不肯放，那末叫他怎樣能夠成功呢？他所完全缺乏的，就是這個殘酷的新時代所最需要的侵略性。至於她自己，她是富有這種侵略性的，所以不管扶瀾歡喜不歡喜，她都要把這點特長施用出來。人家都正需要錢，她就不得不努力去掙錢，這樁工作原是十分艱苦的。至於扶瀾那方面，照她想起來，至少應該不妨礙她的

計劃因為她的計劃現在已經漸漸見效了。

她是本來沒有經驗的，經營這個木廠又決不是一樁容易的事，現在同行的競爭比從前更加尖銳化了，因此她晚上回家的時候，總覺得非常疲倦，而且煩惱，誰知扶瀾偏偏常要激她的冷水，常要對她說：「寶貝兒啊，要是我做你的話，我就不這麼做，不那麼做」之類的話，以致思嘉常常按捺不住心中的悶氣，登時便吵起架來，因為思嘉的想法，她自己既然沒有膽氣出外去弄錢，怎麼還要一逕對她吹毛求疵呢？至於他對她不住嘮叨的那套話，那是她覺得沒有一句不蠢的。現在這種年頭，她幹得像個女人不像個女人，誰還去管它媽的，而況她這不像女人所幹的木廠，現在居然賺錢了，而這錢是大家都要待緊的，她跟她的家庭跟陶樂都在等用的，就是扶瀾自己也在等用的。

至於扶瀾那方面，他卻只要休息和安靜，他當初一秉良心去服務的那場戰爭，已經損壞了他的健康，斷送了他的財產了，並且使他成了一個老人了，對於這一切，他卻都並不懊惱，現在經過了這四年戰爭之後，他所要求於生活的就只有和平跟仁善兩件東西了，他只求能夠看見周圍都是親愛的面孔，朋友們都稱讚他一聲好，別的他都不要了，不久之後他就發見了家庭的和平是要有代價的，它的代價就是，不論思嘉願意做什麼，一概都得依順她，所以他因為感覺疲倦的緣故，就依了思嘉自己的條件，買了和平了，有時他在寒冷的黃昏裏從外邊回來，思嘉替他開門時，給了他一個嫣然的微笑，同時在他的耳朵上，鼻子上，或是其他不正當的地方吻了一吻他，他就覺得那筆代價付得很值得，又有時在溫暖的被窩裏，他覺得思嘉的頭眩睡沈沈靠在自己肩膀上，他也認為那筆代價付得很值得，總之，只要他凡事都依順着思嘉，他的家庭生活就可以過得很快樂，但是他所獲得的和平實是空虛的，徒然有一個和平的貌相罷了，因為他為要購買這和平，已把結婚生活所應享受的一切都拿去做了。

「一個做女人的總應該多注意些她的家庭和家裏人，不能像男人一樣在外邊瞎鬧的。」她想道：「現在，只要她有一個孩子——」

他一想到孩子，就不覺微笑起來，從此他就常常想到孩子了。至於思嘉那方面她的不要孩子的心思，是差不多公然對人宣說的。不過事實上，孩子也不見得就會站在那裏等你去請呀。扶瀾也知道多數女人都說不要孩子的，但那不過由於她們的愚蠢和恐懼罷了。如果思嘉有了個孩子，她一定會得愛它，並且也會跟別的女人一樣，甘心情願的登在家裏看它了。到那時候，她就不得不把那木廠拿去賣掉，於是她所有的問題就都解決了。他又以為凡是女人必定要等有了孩子纔能夠快樂。現在思嘉還沒有孩子，所以她不能快樂。原來扶瀾對於女人雖則完全不了解，但是對於思嘉之有時覺得不快樂，還不至於完全看不出來。

有時他半夜醒過來，會得聽見枕頭上有輕輕啜泣的聲音。當他第一次聽見這聲音的時候，思嘉正抽咽得連牀都格格震動起來，於是他大驚問道：「啊，寶貝兒，這是怎麼一回事？」而回答他的只是一個大聲的怒叱：「哦，你不要管我罷！」

不錯，有了孩子就會使她快樂的，也會使她不再分心去幹那些傻事了。有時扶瀾不勝其感慨，以為他是捉了一隻熱帶鳥來了，雖則它滿身的光燄，滿身的寶色，但是對於他，只要一隻鸚鵡也可以將就了。事實上，鸚鵡還要比它強多呢。

第三十七章

四月裏的一天晚上，天正下着狂雨，方東義從鍾氏坡騎了一匹馬來——那馬已餓得滿身大汗，累得快死的了——半夜三更到白蝶小姐家裏來敲門，把扶瀾和思嘉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都嚇得心驚肉跳。思嘉聽了東義報告的一番話，便把所謂「改造」這個名詞的含義感覺得更加深刻了，也把慧兒說的「我們的苦楚還正在開頭」那句話的意思更加澈底了解了，又對希禮那天在葉厲裏跟她說的「我們當前的局勢是比戰爭還要難受——比牢獄還要難受——比死還要難受」那句話認為完全真確了。

她的第一次看清所謂「改造」這事的真相，就是當她知道魏忠可以憑藉北佬的勢力來把地攆出陶樂去的那一回。但是現在因東義的到來，她就覺得這所謂「改造」的面目愈加猙獰可怕了。東義是黑夜裏來的，冒着大雨來的，而且不過幾分鐘功夫，就又重新向黑夜中走了，但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裏面，他已給她掀起一重幕來，展示給她一片恐怖的新景象，使她擔心這幕再也不會落下去。

那天夜裏，當前門的門鎖響得十分緊急的時候，她正手裏拿着條圍巾，站在樓梯頂上往底下穿堂裏看着，只見東義跟着扶瀾慌慌張張的從外邊進來，便急忙吹滅扶瀾手裏的蠟燭，她便也在黑暗中跑下樓梯，抓住了東義一隻冷濕的手，只聽他低聲說道：「後邊有人追我呢——我是到得克薩斯去的——我的馬快要死了——我也快要餓死了希禮說你們會待——不要點蠟燭不要驚醒黑人……我是不要驚醒你們家裏人的。」

後來他們摸到廚房裏把所有的百葉窗都拉了下來，又把所有的窗簾都放到底，他才肯讓扶瀾

點起一個燈，於是思嘉四下奔忙替他預備着食物，他就急急忙忙斷斷續續的跟扶瀾談起話來。

他身上沒有大衣，給雨灑得濕到皮膚了，頭上也沒有帽子，一頭烏黑的頭髮都粘在他那小腦袋兒上，但當思嘉遞給他一杯威士忌而他接過去一口嚥了下去的時候他那跳舞着的小眼睛裏仍舊流露着一種與彩，這是他們方家孩子人人都有的，只是那天夜裏的那種與彩有點覺得陰森森罷了。這時白蝶姑媽正在樓上大打其鼾，並沒有被他驚醒，這是思嘉覺得應該感謝上帝的，因為白蝶姑媽要是看見了這種可怕的景象，她就非帶過去不可了。

「真他媽的，那班小畜生都是野種呢，」東義一面擎出一隻空杯來再要酒喝，一面這麼罵道。「我這一下子是跑夠的了，而且我要是不趕快跑開這裏，怕還要剝掉皮呢，但這也是應該的，天曉得真是應該的，我現在是要跑到得克薩斯去躲起來了，我從鍾氏坡動身的時候，希禮也跟我在一起，他叫我來找你們的，你替我另外弄匹馬來罷，扶瀾，並且還要一點錢，我的馬是快死的了，一路拚命跑來，沒有歇過氣呢，而且我也鬧昏了，大衣也沒有穿，帽也沒有戴，錢也沒有帶一個，就這麼出門來了，不過末，我們家裏也實在沒有很多的錢。」

說着他笑了起來，一面將一盆揚着一層奶油的冷玉米團和冷蘿蔔菜貪饞地吃着。

「你把我的馬騎去好了，」扶瀾平靜地說道。「現在我身邊只有十塊錢，但是你如果能夠等到明天早上——」

「嘩地獄着了火了呢，我等不了的，」東義加重語氣地卻仍舊很高興地說。「他們大概已經追在我的腳跟了，我動身的時候是很匆忙的，當時要不是希禮把我拖出來，逼我上了馬，我一定還像個傻子似的登在那裏，怕到現在已經直了頸梗了，希禮真是好朋友。」

那末希禮對於這可怕的糾紛事件也有分的了，思嘉當即渾身都變得冰冷，不由得心驚肉跳起

來也許希禮現在已經落到北佬手裏了爲什麼扶瀾不把事情的真相問問明白呢？爲什麼他的態度竟是這樣的冷靜，彷彿把這事情看做當然似的呢？於是她聳了聳肩頭，熬不住要自己開口問他了。

「是什麼事——」她開始道：「是誰——」

「就是你父親從前的監工——那個天殺的——魏忠。」

「怎麼，你已經——他是死了嗎？」

「阿呀我的天，郝思嘉，」東義暴躁起來道：「要是我砍起人來，你當我是拿刀背刮了刮他就會滿意的嗎？不的天曉得我是砍進他的肋骨了。」

「好」扶瀾不由得喝采道：「這個傢伙我也向來討厭他。」

思嘉朝他看了看，怎麼他竟不是平常那個柔順溫和的扶瀾了——不是那個婆婆媽媽的可以隨便加以凌辱的扶瀾了，看他現在的氣度，竟是非常的乾脆，非常的靜冷，碰到這樣緊急的事件也能不至多說廢話了，他竟也跟東義一樣是個男子漢了，而像現在這種緊張的局面，正是他們男子漢應幹的事情，沒有女人家的分兒的。

「可是希禮——他曾經——」

「不，本來他自己要殺他的，可是我告訴他，這是我的權利，因爲賽莉是我家裏人，後來他就明白過來了，他怕我要輸給魏忠，因而陪我一回到鍾氏坡去，不過我想希禮不會出事兒，我希望他不出事兒，給我一點甜筒搗搗這玉米團好嗎？再給我包一點東西起來讓我帶去吃好嗎？」

「我請你把這事情說明白罷，要不我就要急得發瘋了。」

「不要忙，你等我走了再發瘋罷，如果你一定要發的話，不過事情我來告訴你，趁扶瀾給我配馬的時候，你總知道的那個天殺的——那個天殺的魏忠早已闖了不少的禍了，就是你那稅錢的事也

是他鬧出來的。像他這種賤骨頭，做這樣的事情倒也不是爲奇，最可惡的是他一選在挑撥黑人加之。那班天殺的黑人，個個都忘恩負義，對於這班流氓的話，句句都相信。現在北佬竟說要讓黑人選舉了，反叫我們不能夠選舉，你就看罷。現在全區裏面還不到一半把民主黨人是有選舉權的呢，凡是參加過聯盟軍的人，都被剝奪了選舉權了。將來黑人如果真的有了選舉權，那我們就都完結了。天殺的，這是我們的國家呀！又不是他們北佬的國家。囉天曉得，思嘉這是忍受不了的。我們也無論如何不肯忍受的。我們一定要幹，哪怕再來一次戰爭也在所不惜。我們不久就要有黑人的裁判官了，有黑人的議員了——這班剛從樹林裏出來的黑猴子——」

「請你——快點兒，講下去罷！後來你怎麼樣呢？」

「那玉米團請你慢點兒，包能讓我再吃一口兒。那末，是我聽見人說了，說是魏忠幹的那種黑人平等的把戲兒，愈來愈不像話了。是的，他是一天到晚都跟那些黑人在那裏說的，他竟有這膽量——有這膽量說——」東義沒奈何地澀着唾沫，「說黑人是具有權利可以跟白種的女人——」

「哦，東義，不會的罷！」

「天曉得，真的呢！這也怪不得你要覺得難過。不過思嘉，地獄是着了火了，這消息是不會傳到你的耳朵裏來的。其實這裏餓狼陀人也早已在談論了。」

「我——我沒有聽見說過。」

「唔，那是扶瀾瞞着你的呢。這且不去管它罷，當時我們聽見了這個消息，就大家商量好了預備等半夜裏暗地去拜訪這位魏先生，好好的服侍他一下，但在這個決議還沒有實行之前——你還記得從前替我們做監工的那個叫做尤四的黑鬼罷。」

「是的。」

「唔，就是這個尤四，他一天突然跑到我家廚房門口來，那時查莉正在廚房裏做飯，他就七搭八搭的跟她講起話來，我也不知道他講些什麼，但是我聽見查莉尖叫起來了，我就急忙趕到廚房裏，看見那黑鬼爛醉得像個王八——阿呀，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神了！」

「你說下去罷。」

「我就一槍把他打死了，及等母親趕來看查莉，我已經跳上了馬，趕到鍾氏坡去對付那姓魏的去了，因為這樁事情是該那姓魏的負責的，要不是他在背後煽動，那天殺的黑傻子決然不會想到這種事來。路上我經過陶樂，碰到了希禮，聽見這事情，當然陪我同去了，他說這件事讓他去做，因為那姓魏的以前對於陶樂做的事，他也早想要報復，但是我說，這不是我的本分，因為查莉是我自己死了的兄弟的妻子，他還是不服，一路跟我辯論着，及等我們到了鍾氏坡，真是天曉得，思嘉，我才曉得連手槍都沒有帶去呢。當時我開殺了那個黑鬼，就把手槍放在馬房裏臨動身的時候，我竟氣得忘記

他停住了，將那鐵硬的玉米團齧了一口，思嘉卻在那裏簌簌的抖着，原來他們姓方的一家人，向來就非常豪俠，是這區裏的歷史上早已著名的。

「因而我就得不用刀來對付他了，我在酒吧間裏找到他，他坐在一隻角落裏，我將他抓住了，希禮就在旁邊替我擋住了其餘的人，我先把我的來意對他說明了，然後將刀插進他的身子去，一會兒功夫，事情就完結了，我自己差不多連覺都沒有覺得，那經過的情形當然記不清楚了。」說着他現出了冥想的神氣，「我只記得希禮將我匆匆推上馬，叫我到這裏來找你們，唉，希禮真能應付急事呢，他的頭腦是一逕清楚的。」

扶滿配好了馬進來了，臂膀上掛着他的一件大衣，將它交給了東義，這是他僅有的一件厚大衣，

但是思嘉並不提出抗議，她對於這件事好像是完全站在局外的，因為這是純粹男性的事件。

「可是東義，你家裏人是少不了你的呢，你如果回去解釋一下的話，那一定——」

「怎麼，扶瀾，你是娶了一個傻子來了呢？」東義一面將身子掙扎進那件大衣，一面咧着嘴說。「她當是一個男人替女人家抵擋住了黑人的欺侮，是會得到北佬兒的獎賞的，是的，獎賞是有的，就是叫你吃官司，然後再給你一條繩子，你給我親一個嘴罷，思嘉，扶瀾，請你不要掛念我，你我也許從此永別了，得克薩斯離開這裏遠呢，以後我怕不能寫信給你們，所以只得請你告訴我家人，說我直到這裏為止，一路都是平安的。」

她讓他親了一個嘴，他跟着扶瀾就走進那傾盆大雨裏去了，走到背後廊子上，又站住了談了一會兒，然後她突然聽見了一陣馬蹄潑水的聲音，東義走了，她將門開出一條縫兒，看見扶瀾正將一匹喘氣蹣跚的馬牽進了車房，她將門重新關上，坐下來，不由得一雙膝蓋簌簌的發抖，她現在懂得了所謂「改造」這事的真正意義了……

及至扶瀾渾身淋漓的咳着嗽回到屋子裏，她就一曉的跳了起來。

「哦，扶瀾，像這樣的日子究竟要過到幾時去呢？」

「北佬一天恨我們，我們就一天要過這樣的日子，寶貝兒。」

「難道誰都沒有辦法了嗎？」

扶瀾將一隻疲倦的手擦過他的雨點淋漓的鬍子，「我們也在這裏幹呀。」

「幹什麼？」

「現在還看不出成績來，去說它做什麼呢？也許要等若干年之後，也許——也許我們南方一逕都要像這樣。」

「哦，不會的。」

「寶貝兒，去睡去罷，你一定受了寒了，你在發抖呢。」

「這到底要到幾時才得完？」

「要等我們大家都得重新選舉的時候，寶貝兒，要等每一個替南方職工的人都能給一個南方人和一個民主黨員投一張選舉票到廳裏去的時候。」

「選舉票。」思嘉絕望地喊道。「選舉票？什麼用處呢，當那些黑人都已失去心靈的時候——當北佬兒已經毒壞他們的心術，使得他們都跟我們作對的時候。」

扶瀾用他那種忍耐的態度慢慢解釋給她聽，但是選舉票可以醫治一切困難的這種道理實在過於複雜，非是她領會得了，她只曉得魏忠現在是完了，再不能來威脅陶樂了，因而她覺得東義這人實在可感派。

「哦，他們方家真是可憐呢！」她大聲嚷道。現在就只剩得樂西一個了，他們家裏的事情又是很多的，東義爲什麼這麼糊塗，爲什麼不等夜裏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才動手呢？明年春上要耕種，有他在家裏不是好得多嗎？」

扶瀾伸出了一條臂膀去將她摟住，平常，他要去摟抱她的時候，總是有點怯生生的，唯恐她要不耐煩地一下將他甩脫，但是今天晚上，他的眼睛彷彿看着了遠處，他的臂膀將她摟得緊緊地。

「現在的事情有比耕種更重要的呢，寶貝兒，其中的一種，就是要對那些黑人去示威，要給那班小畜生一個教訓，我們當中只要一選都有東義這樣的好青年，我想我們是無須替南方的前途過分擔憂的，來罷，咱們睡去罷。」

「可是，扶瀾——」

「我們只要能夠團結在一起，一寸也不給北佬讓步，總有一天會得到勝利的，你不要爲這種事情去麻煩你那美麗的小腦袋，寶貝兒，你讓我們男人家去擔憂罷，也許我們所希望的事，是我們這一輩子不能實現的，但是終必有一天會得實現，等到將來北佬兒知道自己無法可以把我們壓滅，他們就會感覺到疲倦，再不來跟我們爲難了，到那時候，我們才能有一個像樣的世界可以居住，可以養育我們的兒孫。」

思嘉於是想到了衛德，以及她默默放在肚子裏已經好幾天的一個祕密，她覺得現在這個世界只是一團糟，裏面只有憎恨和不安，苦痛和殘暴，磨難和貧窮，她不願意自己的孩子知道這一些東西，她要的是一個安穩而有秩序的世界，可以使她向前看見一個平安無事的將來，也可以使她的孩子只知道柔和與溫暖，美衣與美食。

扶瀾以爲這個世界是可以由選舉的方法實現起來的，但是她不信，這跟選舉有什麼關係呢？南方的上等人是再也不能選舉的了，要想防止命運所能帶來的災難，在這世界上就唯有一件東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錢，因而她熱烈地想要有錢，想要有很多的錢，以便防止一切的災難。突如其來地，她告訴扶瀾說她已經有了孩子了。

東義逃走以後的幾個禮拜裏面，白蝶姑媽家裏屢遭北佬軍隊的搜查，那些軍隊隨時都要闖進屋子裏來，預先並不給一點警告，他們要進進所有的房間，要向大家盤問，要打開他們的壁櫥，要戳破衣裳的縫子，甚至連牀底下也要搜查過，因爲北佬的軍事當局已經得到了風信，知道東義的朋友們教他逃到白蝶家裏來的，所以他們以爲他一定還藏在那裏，或是在附近的什麼地方。

結果是白蝶姑媽竟寄成了一種慢性的心忡病，不曉得她自己的臥房什麼時候也要被一個軍

官和一隊兵士所侵入，至於東義那天夜裏來的事，扶瀾跟思嘉都沒有對她提起，所以她即使有心事，沙露消息，也是沒有消息可以洩露的。她對來搜查的人提出抗議，說她這一輩子只見過方東義一次，還是一八六二年聖誕節的事。她這話是完全誠實的。

「而且，」她又氣喘吁吁的對那些北佬兵士補充解釋道，「那時候他還醉得一榻糊塗呢，」以為這麼說了，她就可以沒有干係了。

思嘉在懷孕的初期，一還都害着病，心氣非常惡劣，所以看見那些藍軍團的侵入她私室裏來，並且常常要帶點小東西走，她就覺得非常的忿恨，同時又怕東義要連累她們，一還都擔着憂慮。因為她也知道現在監牢裏關着許多人，都是無緣無故被株連進去的。倘使東義曾經逃到她們家裏來的事實被北佬查出來了，那就不但她跟扶瀾都要吃官司，就是那天真爛漫的白蝶姑媽，也難免要被殃及。近口以來華盛頓那邊正發生一種運動，主張沒收一切「叛逆的財產」以供合衆國償還戰債之用。思嘉聽到了這個消息，一還都在慄慄的危懼。現在餓狼陀又盛傳着一種謠言，說凡觸犯軍法的人，都要沒收財產，因而思嘉愈覺惴惴然，生怕她和扶瀾不但要喪失自由，並且連他們的房子，店舖，木廠，都要一齊斷送的。即使財產還能夠保全，也必定跟被沒收一樣，因為她和扶瀾既然都進了監牢，還有誰替他們管這財產呢？

她於是怨恨東義不應該連累他們，她想東義對於自己的朋友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呢？而且禮又怎麼可以把東義送到他們這裏來呢？以後如果有人再來找他們，而馬上就要引得一批批的北佬來搜查的，她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了。是的，無論誰來找他們幫忙，她一定要給閉門羹給他吃了。不過希禮當然在例外。東義走後的幾個禮拜裏面，她常常要被外面街上的脚步聲從不安的睡夢中驚醒過來，生怕希禮被他們追得急了，也要經過這裏逃到得克薩斯去。她到現在還不知道希禮那邊的